

## 三小时空隙

□ 雁戈

到盘龙乡蹲点调研的第一天，徐东就想回老家看看。然而，直到此次调研的最后一天，他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。

早饭时，组长说：“今天还有最后一块摆荒地需要整治。民工已经找到，他说只需三个小时就能搞定。三个小时后，你去验收一下，顺便把工钱给他结了。”三个小时，不算太长，也不算太短，除掉路上耽误的时间，差不多还能听父亲唠一个小时。徐东心里盘算着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。

组长却一下子看穿了他的心思：“听说你老家离这不远，要不你就回家看看吧。到了家门口，都不回趟家。明事理儿的只当你工作认真负责，不明事理儿的还以为我组长不懂事……”组长最擅长的就是讲道理，如果任他发挥下去，怕是半个小时也不一定完。“得啦，我还是回去听我父亲唠叨吧。”徐东心里坏笑着，嘴上却赶紧道了声谢，转身一溜烟地跑了。“让小汪送你。”组长在背后大声吩咐。“好咧！”徐东愉快地应了一声，回头却把小汪赶下了驾驶室，要他去地里守着。“最后一天了，千万不能出什么漏子。”小汪说：“有我守着，会出

什么漏子？你就放一百个心好了。不过，验收的事我不懂，必须你来。工钱，也得你来，千万别赖我。”

“你小子，钻钱眼里去了？”徐东骂了一句，一矮身钻进了驾驶室。

走到半路，他想给父亲打个电话，摸出手机，却又忍住了。毕竟只有三个小时，父亲若是事先知道他要去，免不了又要杀鸡宰鸭，留他吃饭。吃吧，时间不容许；不吃吧，父亲的脸色肯定不好看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给他一个惊喜。

早饭前，徐东登录手机云视频看过老家的院子，虽没见着父亲，但父亲的红马甲却很醒目地挂在墙上。那是徐东在张思德干部学院参加培训时带回的纪念品，背上印着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大字。父亲见后很是喜欢，于是留了下来。只要外出干活，父亲就会穿上它，回到家便把它挂在墙上。由此，徐东很容易便掌握父亲的行踪。但他也因此老是患得患失。红马甲不在，他就提心吊胆；见到红马甲，他便石头落地。母亲不在了，父亲又不肯随他进城，他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父亲的牵挂。

父亲原本并不赞同徐东在院

子里安装摄像头。他开玩笑似的对儿子说：“这是啥世道，只许儿子看老子，就不准老子看儿子？要安，在你的办公室也安一个。”徐东苦着脸说：“我办公室不止我一个人呢！”父亲于是笑了：“那就好好干，等你一人一间办公室了，咱再安。让老子天天都能看见你。”

想到这，徐东有些惭愧，不由加快了车速。可当他满怀欣喜地跑进自家院子时，他的心陡然悬了起来——父亲的红马甲不见了。他赶忙打电话给父亲，一遍，两遍，三遍……电话那头终于响起了父亲气喘吁吁的声音：“我在外边干点活。啥，你回家了？咋不早说呢？你先进屋坐会儿，钥匙在老地方……”

徐东脱鞋看看表：“爸，我只有两个小时空隙。”

“两个小时？”父亲顿了顿，轻松应道，“好啦，我尽快回来。”

徐东进屋烧了一壶开水，翻箱倒柜找了半天，却只找到一袋发霉的茶叶。他本想问问小汪车上是否有茶叶，小汪却先火急火燎地打来了电话：“李哥，你那边好了没？我这边马上就上好。”

“马上就上好？不是说三个小时吗？”

“哪个民工不是这样？干活前说得再多，干活时偷奸耍滑，干完活开心数钱。为啥？还不是为了多挣俩钱？你赶快回来，咱早点完事，早点向组长交差，早点回城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尽快回来。”徐东叹了口气，“你让他稍等一会儿。”

徐东只好再给父亲打电话，可一连打了几遍，也不见父亲接听，他只得满怀愧疚地跟老屋告别。

以致见到小汪时，他心中的愧疚依然没有消散。

“他人呢？”徐东黑着脸。

“骑摩托抄近路走了。”小汪指了指右边的一条便民路，摇头叹息道，“他工钱都没要。”

“工钱都没要？他……他长啥样？”

小汪摇摇头，眼睛忽然一亮：“他身上好像套了个红马甲。”

“你为啥不拦着他？”

“我咋拦得住嘛？他只说了一句‘工钱我不要了，我儿子在家等我’！”然后转身就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小汪突然闭了嘴，给了自己一巴掌。

徐东也跟着一拳砸在自己的太阳穴上。

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
## 春城

□ 陈妍竹

春天里，母亲喜欢和我一起在院子里磨豆浆，卖豆浆，我们坐在木板凳上用草木灰水洗头。发。

父亲去世得早。母亲说，父亲年轻的时候仪表堂堂，为人方正。小时候，父亲时常带我去开会，我那时不知道是在做什么，总是高高高兴兴地坐好，然后在位置上沉沉睡去。

1931年，我9岁。

那时候，南京城经常下雪，我和妹妹有空就从村里溜到街上，去垃圾桶里勤垦的翻翻找找，在路人诧异的眼光里，活像两个小叫花子。

我们捡回去的经常是一些破铜烂铁、碎布烂鞋。这些东西入不了寻常人家的眼，也许还会嗤之以鼻。但母亲很高兴，她时常夸我们两个小叫花子减轻了她的负担。我们就会相视一笑，在厨房里闹作一团。

母亲很苦，她那双手布满冻疮与疤痕，都是在寒冬腊月替人家洗衣服害的。母亲生性乐观，不仅不会学那些暴脾气的女人泼妇骂街，反倒常常宽慰我们。说我们是走了大运了，她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事，连早已埋在地里的父亲脸上也跟着沾光，我们就相当于有了两个人分量的母爱。

若是我童年记忆里有没有什么母亲打骂我们的场景，大抵是只有两回。

第一回，是我们在村子南边的苟望山的松柏林里掏了野鸡窝，我那时候皮实，跑得快，不仅把野鸡窝掏了，还把野鸡也逮住了。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东西带回去给母亲邀功时，母亲却把手在围裙里擦了擦，连忙上来拍我们的手，叫我们把野鸡放了。

我们那时候不肯，在那个一贫如洗的年代，野鸡是优质的蛋白质补充来源，我们都饥肠辘辘，很想吃到香喷喷的肉。但母亲却把它们都放了，连蛋也还了回去。看着野鸡轻手轻脚的几步一蹿，然后又突然飞快的躲进树丛，母亲宽慰地笑了。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自己饿，全然没有考虑到母亲的感受，母亲信佛，是从来不生杀的，连一只苍蝇掉在肩上，也只是让它兀自飞去。

第二件事让我痛悔一生。那天我和妹妹在南京大街上照旧捡废品，妹妹脸红得像个大苹果，我在专心挑挑拣拣。突然，我眼前一花，心脏扑通一下一下跳得剧烈，虽然头顶上是骄阳，地上是反射的雪光，但我还是看见了，很敏锐地看见了！我发现了一个银镯子。

一个完好的，有着细腻花纹的银镯子。我把东西一下藏进怀里，拉着妹妹二话不说就跑，一直从街上跑回镇里，再从镇里跑回村上，一直到跑回家里。

母亲没有夸我，却抽出了身后的竹木条。不由分说扯过我，打了我的屁股。“我教没教过你，让你不能偷东西！”我一下哭了，辩解道：“我没偷，是我捡的！”妹妹也怯怯地说：“对呀，是哥哥捡的。”

母亲不打了，把我们都揽到怀里，哭着说：“捡的咱们也不能要！你们父亲在的时候教没教过你们，人再穷，不能穷了志气，人再穷，不能穷了骨气。妈说活算话，这个东西咱们不能要，妈明天就给它还回去，好不好？”

其实年幼的我不能理解，东西已经在母亲手里了，她想怎么处理是她的事，为什么还要哭泣一般地问我。那语气，简直是在求救。

第二天，由于心里惦记着银镯子的事，我和朋友们扎江游泳也游得不尽心，早早就回来了。一回来，我们就隐约听见里屋有人在哭，哭声断断续续虽然极力忍耐。我们冲进去一看，是母亲。母亲身上布满鞭痕！我只感到血往脑门头上冲，拉住母亲便问，“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？”母亲只是哭，不肯告知我缘由。

原来母亲今天拿上银手镯去还，由于不知道是哪户人家的遗失，她便挨家挨户去找去问。可是，一户姓李的有钱人家，那婆子们向来蛮横不讲道理，经常仗着主人家的威势，欺负乡里，鱼肉百姓。她们见我母亲是个年轻女人，便倒打一耙，一口咬定是我母亲偷了镯子。

我母亲百口莫辩，竟然受此冤枉。后来，他们为了好向主上交代，竟然在临走前提议给我母亲一顿鞭刑。后来，

我母亲才从小军妈口里得知，那个银镯子是那些下人监守自盗，偷了东西不想被主子发觉，便将印有官印花纹的银手镯扔掉的。

偏偏我母亲不知趣，还要找上门来还东西，他们还怕主人发觉，肯定要狐假虎威给我母亲一记杀威棒。我哭着跪在地上，一耳光一耳光往自己脸上抽：“我再也不捡别人的东西了！”

我以为，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一生。直到1937年，日军侵华。

一开始是没人要逃的，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，逃到乌不拉屎的远方，过上朝不保夕颠簸流浪的生活。即使每天都有人离开村里去城里要饭，国民党军队还在画大饼，写大字报，说前线阵亡的捷报，说着要保护我们，保护所有人。当我们意识到鬼子是真的来了时，南京城已经封了，我们已经逃不出去了。

那天，鬼子要来村里找人，找女人。母亲一夜没睡，当她看到路口的尽头出现第一个明黄色军装的鬼子时，母亲便不顾一切地冲回家里。她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母亲，颤抖，亢奋，涕泪横流，她一直对我们说话，却又结结巴巴，语无伦次。她要我们藏进家里地板下的暗仓里。只说无论我们听到什么，都不准出来。

我们一直在哭，母亲先是忍耐，好言相劝，然后见我们还是撕心裂肺地哭，就变了脸色，一人甩下重重的一耳光。她的原话，我能记一辈子。“一个妈而已，等以后祖国强盛了，日子好过了，要什么没有呢？”

虽然说是劝慰，但更像是绝望的哀悼。我们不敢哭，死命用牙齿咬住舌头，几乎咬断。

母亲被人拖走时我听见她也哭了，却没有说出哪怕一个字。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天，南京下了一场大雪，大雪封山，几乎埋葬了所有的一切。

我们在暗仓里躲了十七天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。无论是后来当叫花子讨生活，还是南下北上，或是后来生活稍微好一点，到了解放后，我都没有再见过我的母亲。但我不管生活再难，也没有扔下我的妹妹。因为我听懂了母亲临走前的号啕大哭，意思是：她不住了，我们兄妹两个儿，要好好地活下去。

说来也怪，母亲走后，这几十年里，我再很少见过下雪。

我曾认识一位红军战友，他的母亲也死于鬼子的蹂躏。一提到南京大屠杀，他就只说一句：“你别看我现在老了，鬼子敢再来，我一样拿起刺刀跟他们拼！”不过更多时候，他只是个温和沉默的老者，常跟我一起走在街上，感叹今天的好天气。

就像是一首信天游里唱的歌词那样好：妈教我信天游，三十里铺来么花狗狗，哥哥妹妹约好赶牲灵，酸曲天天洞歌喉……

如今我已经93岁了，走在这里，走在人民解放军守护的每一寸土地，我都管它叫春城。

阳光打在散发朝气的绿植上，隐地投射下来，远处的松柏树上，偶有黄鹂啼叫，走到哪里，哪里都会有一树梨花，梨花花瓣随着微风轻轻摇曳，一片一片落在心上。

取一壶春水，煎一壶清茶。春城里的一切，都没有多年前的慌张。看上去，春终于将冰冷的冰雪融化，稀碎和谐温暖的阳光，照射在身上。茶也是久经阳光的，它们在气候和宜的纬度带长大，阳光造就了它们的精华。它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冬，那样绝望的冬。

雪依旧雪白凋敝的下着，零零落落飘飘洒洒的统治了万物，雪下得大极了，白茫茫的大雪啊，一直下，一直下，像是永远也不会停似的，像是给整个宇宙献上的一块洁白的孝布。

其实，我的父亲不是普通人，所以我也不是普通人。他是地下党。小时候，我也见过他和同志们开会。在充满阳光的日子里一阵振臂高呼，最后死在了伪军的牢狱里。

如今，雪下的春城，有着凋敝万物的气质。我宁愿雪就这样一直下着。下在洒满了月光的来时的小道上，就像是洒满了盐。

本版责编：农夫 常弘

## 柔软的土地

□ 刘友洪

妻跟我讲，有位老农赠了地块荒地，她准备开垦种菜。

那是当年修建湿地公园时，作为堆料场和搅拌场的一块弃地。湿地公园建成后，这块征而未用的土地就一直闲在那里。一道围墙，将它与一旁美丽的湿地公园进行物理隔离。围墙内的情况，我想，除了疯长的高草、艾草，以及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蛇鼠，其余应该无人知晓吧。

顺着湿地公园南侧往东前行，来到紧邻苏堤路转角的地方，在一处茂盛的金丝竹掩映下，我们掀起隐蔽的，已被人拔去螺丝钉的彩钢一角，一猫身，就钻进了围墙内。

好几个农民模样的人，正躬身开垦着荒地。他们将砍伐的灌木、割倒的蒿草，以及从泥土里刨出来的纵横交织的草根和灌木根须，横七竖八地铺在地上。而那些从地里刨出的大小不一的石块和混凝土块，则依次码放在地边，成为与其他人开垦地块的分界线。

我们和赠地的牛大爷打着招呼。他告诉我，他们是这块地的原住民，看到这块地被闲置了好些时候，就动了捡地种的念头。牛大爷没想到，他的这个提议一呼百

应，不久，好多原住民都跟着他来种地了。

我环视着这块约摸五十亩大小的地块，它已从漫长的睡梦中醒来，睡眼惺忪地接纳着那些来自它曾经熟悉的锄头和铁镐的抚摸，把自己奉献成一畦紧挨一畦的菜园。而动手最早的牛大爷，他的菜苗已经像模像样了。我想，过不了多久，这里定会脱胎换骨，瓜果飘香，成为我们这个城市里别有洞天的田园风光。

“城管来了。”不知是哪儿冒出来一声吆喝，我本能地看向我们刚才走进来的方向，想象着执法人员进入地块时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心里顿时五味杂陈。

走在最前面的城管是位高个子，穿制服，戴眼镜，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，他的身后一左一右地跟着两名队员。看来，那个高个子是带队的，后来才知道，他是市城管执法队的队长。

高个子队长踏着众人踩出的土路，将荒地巡视了个大概。末了，来到牛大爷身边，面带浅浅的微笑，向牛大爷打招呼：“大爷，你好！”

原本紧张的气氛，就因这句问候的话语，被瞬间化解了一大半，牛

大爷警惕的双眼明显放松了下来。

看来牛大爷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。他不紧不慢地将这块土地的前世今生，和这群种地人的情况，向高个子队长作了介绍。赠地的事，牛大爷不知是有心还是无心，反正他是没说的。

高个子队长对牛大爷说：“按照国家政策，闲置土地有多种利用方式，耕种也是其中之一，合理合法。你们放心种吧，我们支持你们。”当然，高个子队长也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，比如不要焚烧秸秆、不要污染水体、不要乱搭房子等等。

我脸上闪过一丝旁人不易觉察的羞愧，甚至还有点儿自责，眼前的情形刷新了我对城管的认知。我相信，此时此刻，牛大爷与高个子队长的目光，是两条相交的平行线，交点是彼此眼睛里那一汪清澈见底的湖泊。柔柔的湖水带着湿润的感情，同时流进了对方的心田。

后来，维修加固这块地的彩钢板围墙时，为方便农民进出，竟特意留下了一扇门。有一次，为迎接检查，管理者还故意把“门”封闭了一周时间，致使这块“城中农地”得以保留。

我也在这块土地上，操起锄头

踏进久违的泥土，学着祖辈父辈的样子，用生疏的动作，播种、施肥、薅草、收割。我见证了这块土地的原住民，如何将这块荒地变为耕地，然后辛勤耕耘五年有余。换言之，我是看着一群老头老太太，如何以他们的洪荒之力，耕耘着他们热爱的土地。

某个午后，我在微信群里读到一则消息，说是政府需要使用这块土地了，要求种地的人在一个月之内，自行将庄稼收割完毕。我赶紧开车来到“农地”的入口处，一张醒目的公告张贴在蓝色的彩钢板上。紧接着，城管人员来到现场，进行了口头通知。

城管人员音调和，完全是一付商量的口吻。种地的人也很配合，赶紧收割。可有的庄稼正在茁壮成长，此时拔除无疑于暴殄天物。城管人员挺人性化，经过他们积极争取，原定的清场时间一推再推，直至延迟到第二年春节后，在和风细雨的氛围中，清除工作才告结束。

如今，这里已是一座城市体育中心。每每我来到这座体育中心跑步的时候，在刚硬的混凝土外壳包裹下，我分明还能感受到昔日柔软的土地上流淌的脉脉温情。

不由自主上扬，微闭双眼，轻轻地呼吸了一口家乡的空气。

再有半个小时的车程，家就要到了。看着路边的泥塘，那是以前中学时代每周必踏足的地方，以前见着它总觉得万般无助，想着怎样绕过它。此刻，却觉得万分亲切，因为它，让我的初中时代多了几分“色彩”。

记得有一次，路过泥塘，一辆汽车飞驰而过，而我就成了泥塘的“战利品”，白色的网鞋，浅咖啡的休闲衣裤，无一幸免……晃过神来，抬起头，看到了熟悉温暖的家。

“师傅，前面路口停一下。”背着随身物品，下了车，道了一句谢谢，踏上回家的路，内心五味杂陈。以前回家总会打个电话，快到家门时，看到家门旁边的油菜地里，那穿着青色衣服的人。“妈——”穿着青色衣服的人扭过头，我看到了那张再也熟悉不过的慈祥笑脸。

躺在自己的床上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的缝隙照在我的眼睛上，暖暖的，很刺眼……

【现在】

这是自父亲离开以后最温暖的一场梦。可终究是梦，最后的结局如同现实中的我们，不论我如何搜寻，你都如这从缝隙里射进来的阳光，渐行渐远，在我最美好的季节。

现今，我还是胆怯的。我不敢回忆，甚至不敢计算，您离去的是第几个年头。

您走后，我坚持每年回家陪老妈过年，但是总觉得少了一个人，不对，那个人是走亲戚去了，再过几天总会回来的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安慰着自己。

晃了晃脑袋，让自己不再陷入回忆的世界。掀开被子，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，迅速洗漱完毕，无心

吃早饭，顺手泡了一杯绿茶。这是今年离开家时，老妈悄悄塞进我包里的。绿茶在杯子里迅速转动着，合着阳光，绿油油的感觉，似乎在给我诉说着春天的故事。

【回家】

急忙跑回卧室，几分钟收拾完东西，迅速跑往车站，买了回家的车票，坐在车上，此刻心才安宁了许多。慢慢地闭上眼，缓缓地睡过去了。此刻，我看见了连绵不断的群山，碧绿的河水，湛蓝的天空，洁白如玉的云朵，我站在家乡的小河边欣赏着这美丽的景色，和煦的春风轻拂我的发丝。突然，感觉地面强烈的震动，睁开眼，邻座的乘客问我怎么了？我嫣然一笑，一场梦。原来已经驶进了故乡，只有故乡的公路才会有这么熟悉的颠簸。我迫不及待地拉开窗帘，梦里的场景一一映入眼帘。迅速打开车窗，嘴角